



近年來，職場劇似乎已經從醫生、警察這樣傳統的職業，漸漸擴展到社會的各行各業，前有收視爆表的銀行業「宮鬥劇」《半澤直樹》、以房地產經紀為主角的《賣房子的女人》，還有關於出版業的《戰鬥吧！書店少女》、《代筆作家》、《重版出來》等都廣受好評。

兩年前播畢的《校對女孩》最近引起我的注意，故事圍繞着由石原里美飾演的河野悅子一直夢想進入東京大型出版社擔任時尚雜誌編輯，連續七年參加面試，好不容易通過了，以為夢想終要實現，卻被派往自己一無所知、全社最不起眼的校對部。一開始，她不願意接受這一事實，面對「校對應在幕後支持出版工作」的刻板教條充耳不聞，但對眼前的工作認真對待、刨根問底。情緒跟態度是會相互感染的，原本乏味的校對部門活躍起來，也讓更多人注意和認可校對工作。

這部劇把鏡頭對準平時很少人關注，甚至都不知道其存在的校對工作者。平凡而偉

校對女孩

一 雯

大，渺小卻重要，默默無聞也是閃閃發光。劇中也展現了很多校對、編輯的工作細節，比如為確認稿件中所形容的房型而做模型，實地考察與採訪稿件中描述的地址，侵入作家的私生活卻意外打動人心，編輯如何與作者挖掘選題等。我雖沒接觸過從事校對工作的人，常與報紙記者、編輯打交道，也略知一二。在現實工作中，校對只對文本的正誤負責，內容的確認、取捨、編排等則是責任編輯的工作，由他們與記者、作者進行密切溝通。所以校對越過編輯與作者確認事實至少在報紙的時間成本上是不允許的。但不容置疑的是，校對是一項十分繁瑣而責任重大的工作，需要相當的耐心、細心和敏感度，前後文表述的連貫性與邏輯性，符號使用的正確性與統一性等等都要逐一校正，可說是「質樸而強大」。

《校對女孩》有日劇一貫的正能量「雞

湯」，小人物講大道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然而如果一直做着不感興趣的工作，那該怎麼辦呢？在現實生活中，這應是不少人的難題吧。我也曾是這樣不太如意的一員。記得畢業後，我如願進入電影行業，做着公關宣傳工作，而不是自己理想的節目製作崗位。每天都非常疲累而瑣碎，有時一大早準備路演布置，有時烈日炎炎帶着明星坐地鐵轉小巴跑電影宣傳，有時凌晨整理訪談內容趕發新聞稿，有時還在節假日上班，難免會迷茫這樣的工作是我想要的嗎？不過真的沒有時間抱怨自己不得志，羨慕別人的好運氣。

這樣不鹹不淡地過了一年多，竟因一次「失誤」而起了波瀾。那次我負責的電影宣傳冊出現了一個事實性錯誤，某位主創人員名字錯了，當時已印了近千冊，隔日即將要派發。這樣的窘境讓平時已鐵面無私的上司



◀日劇《校對女孩》講述校對工作者的日常 作者供圖

怒不可遏，殘酷的事實只允許我腦袋空白十秒鐘，便即刻打電話先叫停印刷廠，迅速更正和核實出錯之處，再繼續加印隔日需派發的最低量。至於印錯的近千冊，從印刷廠那邊得知可用同色貼紙覆蓋來補救，這樣降低浪費的成本，我就一本一本用人手貼好。最後的宣傳活動在有驚無險中順利進行，上司並沒處罰我，輕輕地說了一聲：「後生女無膽難無卸膊，慢慢會捱出頭。」後來，公司

的節目製作職位有了空缺，上司第一時間力薦了我，我也終於「夢想成真」。如今又過去一年了，工作還是一如既往的忙碌，每日全力以赴的付出是一份責任感，也讓我有了成就感。

我們總以為，因為熱愛，人就會變得自覺，更加主動地承擔、積極地思考，便能做好一份工作。其實，只有全心全意投入眼下的工作，才會有改變。

舊書刊與香港研究

蘇昕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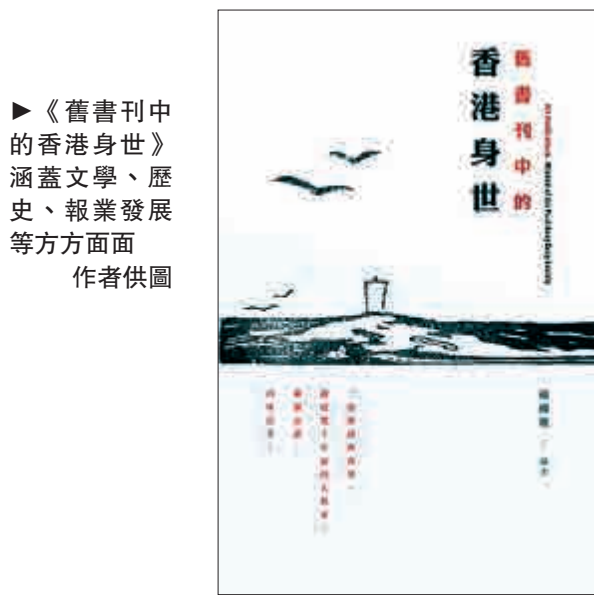
「香港文學」作為課題，其歷史並沒有想像中漫長，人們自覺地甚至系統地收集香港本地文學素材並加以研究，至少也是從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才陸續開展。一九八五年梁秉鈞回港大任教於英文及比較文學系，當時打算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便是做香港文化的題目，隨即遭到文學院的反對，且不提香港文學，他回憶道，那時即便香港文化也不算正經的學術研究題目。除此以外我們可以找到一些事實依據，比如一九八五年香港大學舉辦香港文學研討會，一九八六年劉以鬯為首的香港文學研究會宣告成立，一九八七年香港中文大學有了香港文學研究室，一九八八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召開。然而，香港文學自然遠不止是八十年代的創作成果，若從源頭論，須追溯到上世紀二十、三十年代，在五、四文學風潮的影響下，香港本地也出現了一批新文學的青年作者，他們除了投稿給內地的刊物，也在香港籌辦自己的刊物，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鐵馬》、《島上》、《激流》、《紅豆》、《小齒輪》、《今日詩歌》等相繼創刊，正式掀開了香港文學的序幕。只不過，從香港新文學寫作的發軔，一直到香港文學成為學術課題甚至學科，中間至少相差了五十年，這一巨大的鴻溝給後人的研究製造了許多不便，首當其衝的就是早期資料的收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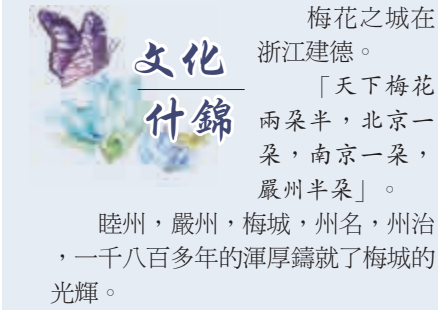
身為港大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首任館長，楊國雄就是最早參與到這一工作的文化人士之一，現在我們可以見到的著述包括《香港身世文字本拼圖》、《香港戰前報業》、《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等。據小思回憶，楊先生求「材」心切，努力尋求各種管道收集、回購香港文化的早期資料，又仔細分類、整理圖書館的收藏，對於現時該館的規模和影響力，他功不可沒。

《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文如其名，並非局限在文學、文化，所設五輯關照到了社會歷史、婦女、鄉族、工人和學生等不同階層，也介紹了戰前的香港報業，以及由清末至七七事變期間新舊文藝的交替。而文中涉及到的早期文藝期刊現多數收藏在港大孔安道紀念圖書館。楊國雄特別討論了文藝期刊的重要性，他認為文藝作品、副刊只是報紙的附屬品，專著往往只涉及個人，期刊則既可觀察一個時期的寫作面貌，同時因為文藝期刊只面向文藝愛好者故而在經濟來源、辦刊方向與質素上更純粹、專注。

即便我們尚未步入圖書館，只在楊先生這部書中，已可看到許多珍貴、有趣的材料。比方說香港現存最早的文藝期刊《中外小說林》是原廣州《粵東小說林》自一九〇七年遷來香港，其辦刊旨趣可謂上接晚清變法維新、下啓五四新文化運動各自的思潮主張，如寄望文學能夠「稍盡啓迪國民之義務。詞旨以覺迷自任，諧諷論調時，務令普通社會，均能領略歡迎，為文明之先導」。此外，《小說星期刊》一九二五年第二期刊載許夢留《新詩的地位》一文，於五四以降文言與白話、新舊詩之爭是一補充論述，包括新詩就是一種自由詩體、不割裂新舊詩也鼓勵新詩克服阻礙適應新的時代環境等。如果說要了解香港早期的文藝創作環境，《鐵馬》雖只出版一期，當中的編後語卻是極好的材料。它談到生活環境的流俗化、文人的經濟狀況、言必由衷的寫作觀等。當然，此書展示的刊物影像，部分設計極富個性與創造力，值得今人再回頭欣賞。



▶《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涵蓋文學、歷史、報業發展等方面 作者供圖



梅花之城在浙江建德。「天下梅花兩朵半，北京一朵，南京一朵，嚴州半朵」。

睦州，嚴州，梅城，州名，州治，一千八百多年的渾厚鑄就了梅城的光輝。

嚴光將臭腳擱在劉秀肚皮上酣睡，造成了巨大的天文事件，《後漢書·嚴光傳》稱有「客星犯御座甚急」。也只有劉秀能理解這個老同學，「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罷了罷了，隨他去吧。這嚴光一下就回到了浙江老家，找了座奇異俊秀的富春山住了下來，山畔有江，曰富春江，上游新安江，下游錢塘江。

地以人名。隱居在富春山下的嚴光，成了中國著名的隱士。為紀念他，嚴州誕生。嚴光的岳父梅福，又是個樂於助人的漢子，富春山附近的這座小城，就被他親切地稱做梅城。這是我在梅城聽到的第一個傳說。我以為，以梅福稱梅城，估計是附會，但無論如何，嚴光和梅福應該是中國比較著名的一對翁婿了。

建德建縣於三國東吳時期的黃武四年（公元二二五年），縣城就在梅城。隋文帝仁壽三年（公元六〇三年），設睦州，下轄建德、壽昌、淳安、遂安、桐廬、分水六縣，我老家起先就是分水，後屬桐廬。睦州府最初建在崇山峻嶺中的雉山，那裏山有多高？河有多急？史載有三位桐廬知縣在去往雉州匯報工作的途中遭水而溺。唉，縣令如此密集非正常死亡，可見雉州的山高地僻。唐武則天神功元年（公元六九七年），睦州府從雉山遷往梅城。

唐開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正月的一天，李隆基上朝，當堂處理一些違紀違法的官員，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打板子，御史大夫宋璟監督執行。宋御史不忍心下手重打，讓人輕責犯事官員，這一下，麻煩纏身，皇帝不高興了，要降宋璟的職，宰相姚崇、盧懷慎都極力說理說情，沒用，宋璟仍然被貶為睦州刺史。

上面這個細節，是南宋著名的筆記作家洪邁告訴我的，他在《容齋隨筆》三筆卷第一記載了這件事，也就是說，來睦州的官員，好多都是被貶



陸春祥

的，這裏，離京城太遠了，雖不是蠻荒之地，但也算偏遠。宋璟是個好官，唐朝四大名相之一，十七歲就中進士，才華橫溢，其《梅花賦》是文學史上的名篇，他的墓碑也由唐代著名的書法大家顏真卿撰寫。

原《建德日報》總編輯、建德文史專家陳利群先生這樣向我說了他的推斷：梅城應該和宋璟有關。為紀念宋璟和《梅花賦》，宋璟的故里河北邢台南和縣有梅花園、梅花亭，宋璟墓地河北邢台沙河縣有梅花園和梅花亭；廣東順德有梅花園、梅花亭（宋璟自睦州刺史後任廣州都督）。睦州和後來的嚴州，在府衙東北角建有「賦梅堂」，這一紀念宋璟的建築，在南宋《嚴州圖經》的子城圖上，標註得非常醒目。陳利群推測，後人修建嚴州古城時，以梅花為雉碟，也是為了紀念宋璟和他的《梅花賦》，這既是一種文化現象的傳承，也是對梅花高潔品格的頌揚。

睦州下屬的淳安，出了著名的農民起義領袖方臘，這方臘燃起的戰火，差一點就將宋王朝葬送，宋徽宗一氣之下，將睦州改為嚴州，嚴加看管！

朱元璋的老家離嚴州近，他自然知道這三省通衢的重要，他派親愛的外甥李文忠坐鎮嚴州，而且，還在嚴州設立浙江行省，大大提高了嚴州的規格。李文忠修建嚴州城，將城牆的城垛做成了梅花形，「天下梅花兩朵半，一朵北京，一朵南京，嚴州半朵」，嚴州差不多和南北二京平起平坐了。

對梅花之城的三個來歷，我這樣理解，梅福之說有其隱逸的高潔之義，宋璟之說是人們對好官的敬仰，城

梅花之城

◀梅城的古城牆「清澹門」故事悠長 資料圖片



堞之說是實在的寓意外形，前兩者都屬精神領域，第三則屬物質範疇。此刻，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二日上午十點，我正佇立在梅城的古城牆「清澹門」上，「摩羯」颱風剛剛帶來的一場急雨，將梅城的古城牆洗刷了一遍，暑氣頓消，牆磚凸處的「梅朵」甚至還帶有些許水滴。新安江、蘭江、富春江三江交匯，寬闊的江面上，一座小白塔堅強挺立，那是航標燈塔，指引着三江水滾滾向前。江水湯湯，梅城的故事悠長。

江涵養了詩，詩固化了水。歷代詩歌構成了梅城的血肉筋骨。謝靈運有《七里瀨》讚：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

沈約有《新安江至清淺見底貽京邑同好》讚：千仞寫喬樹，萬丈見游鱗。

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更是新安江極好的廣告詩：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日暮時分，一條小船靠近了煙霧迷茫的小洲，船上懶洋洋地站起一旅人，面對遠處的群山，他萬般感慨，天與水的盡頭，都是樹，那種水墨畫上淡淡痕跡的遠樹，而眼前，這建德江，卻是如此清激高冷，月亮快要上來了嗎？不然，水中的影子怎會這般

清晰可見呢？夜泊前添愁，愁更愁，是啊，多年的努力，原本以為可以好好奔長安作為一番，卻不料希望落空，不過，這睦州廣袤的天地和山水，還有這明月，卻讓人暫時寧靜無憂，詩韻和這江水渾然天成。唐武宗會昌六年（公元八四六年）秋天，江南丘陵連綿，翠綠的山道兩旁，秋果碩碩，楓葉紅了，四十四歲的杜牧，從池州刺史上任調任睦州刺史。睦州是偏僻小郡，「萬山環合，才千餘家。夜有哭鳥，晝有毒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杜牧《祭周相公文》）如此條件，且離長安越來越遠，杜刺史的心情可想而知。

然而，杜大詩人到了睦州後發現，這地方的山水和百姓其實都挺不錯，「水聲侵笑語，嵐翠撲衣裳」（《除官歸京睦州雨霽》），謝靈運的「潺湲」用得太好了，他要繼續用！於是，著名的《睦州四韻》，將唐代睦州山水活畫了出來，成為了唐詩中的經典：

州在釣台邊，溪山實可憐。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殘看杜陵客，中酒落花前。幾乎所有的文人學士，都對嚴光崇拜之致，杜刺史也不例外。工作之餘，他一定會去梅城下游三十里的嚴子陵釣台，除膜拜之外，更有對富春山水的流連。在杜詩人眼裏，這兩岸的山水，實在太可愛了，有白牆黑瓦，有茅屋人家，忽隱忽現，溪水潺潺，流過山石，漫過山澗，小鳥在茂林中幽幽地啼叫，日近正午，農戶人家的炊煙裊裊升起，家家都住在風景裏，而我，客居於此，真被眼前的美景陶醉了，我像一個喝醉酒的人一樣，倒在了落花前。

據《嚴州圖經》標註，梅城曾建有「潺湲閣」。

我幻想着走進潺湲閣。閣中，謝靈運、杜牧的塑像一定大大的醒目，是他們的詩，成就了這個閣。自然，沈約、吳均、劉長卿、王維、李白、孟浩然、白居易、蘇軾等等，這些歷朝歷代著名文人墨客抒寫睦州山水的詩畫，也都要一一展示。看那些詩，詩意畫面感頓生，看那些畫，畫意卻如詩般凝練，睦州的美麗山水，都如精靈般生活化了。

想像不盡，一時竟有點恍惚。（上）

北國之秋

劉軍君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北方人，秋天是我最喜歡的季節，而古代文人多有「悲秋」情節，應是看多了「無邊落木蕭蕭下」之類的場景便有感而發，秋天是萬物凋零的季節，但正是這種周而復始的輪轉才讓這個季節更加引人入勝。

秋高氣爽，這個形容北方秋天的成語很貼切，送走了酷熱難耐的夏日，秋日的清爽會讓人心曠神怡，秋日的天空多數時候雲層很高，視線很好，一排排

南下的大雁掠過天際，抬頭望去有種無窮盡的感受，再配以颯颯秋風，會讓人產生登高望遠的想法，在感受「一覽衆山小」那種睥睨天下氣勢的同時，秋日大地的一片蕭瑟也會平添幾分滄桑淒涼之意。

秋雨，是秋天這個季節標誌性的現象之一，在北方有「一場秋雨一場寒」的說法，同夏雨「奔如雷，去如風」的迅疾猛烈不同，秋天的雨淅淅瀝瀝，連綿不斷，秋雨不似春雨一樣綿柔，而是透著一種寒意，淋在身上，冷在心間，在老家，淋了秋雨很容易生病；初秋時節，白日天氣與夏季差別不大，但到了

晚上，氣溫會下降很多，晝夜溫差開始一點點加大，所以秋天入夜後，不能在室外長坐，否則容易寒氣入體，於身體有害。

對我而言，秋日的一大樂趣是戶外散步，這類散步往往不帶任何目的性，隨遇而已。

記得高中的那幾個秋天，周末放學回家後，便獨自到河邊的小樹林中去散心，頭頂上廣闊的樹蓋已是光禿禿的模樣，偶爾可以看到枝頭一兩片枯黃的樹葉隨風搖曳，地上的枯枝殘葉鋪了厚厚的一層，踩上去吱吱作響，似乎有種厚重的歷史感，忘記一切煩惱，放飛思緒

，俯身撿起一片落葉，輕撫葉片上神秘的紋理脈絡，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思緒往往會被藏在落葉下聞聲而動的野兔打斷。

這個季節，不單是大地換了顏色，動物們也開始蛻去舊的毛髮，為過冬做準備。

忽然想起郁達夫那篇《故都的秋》，他從江南趕往北平只為坐在四合院中，品茶的同时一覽北國的秋色，一品北國的秋味，細細體會那種獨有的意境與姿態……這才想起自己很久沒有感受過故鄉的秋了，但它依舊如記憶中的窖藏，愈久愈醇。